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蘭閨恨 第十九回 搜賊

翌日仲堪已三場矣，此九日中免起鶻落，波譎雲詭，幾出尋常常計外，故仲堪雖逐逐於黃茅白葦，而文字不無減色，然雋杰廉悍，神近柳州，渾浩流轉，氣類韓氏，亦同人所得未曾有者。惟步蟾則憂憂獨造，一掃凡近，所謂回者如輪，縈者如帶，直者如燧，奔者如箴，跳者如鷺，躍者如鯉者，庶幾似之。瘦菊則紆徐委蛇，蜿蜒淪漣也。三人均為閩籍所傳誦，望之如泰山北斗。十六日出關較早，約午膳於福興居，謂之吃夢，此為與試者之常例。而仲堪自入汴後，俗事懂懂，離情惘惘，久不獲此雅敘矣。飯餘乃往視珍娘，一展契闊。珍娘在官媒寓，忽忽凡三日。塵鏡不花，鐵衾自冷，未悲淚，欲語已慵，但傳聞署役已搜賊至，繫盜黨及店主人凡六，蓋知此案將告終矣。自念飄泊一身，幸而有偶，微論仲堪瑤林玉樹，自是風塵外物，對之尚慚形穢，將來笄珈象服，不難與之偕老。即使文章憎命，小隱邱園，而得侍謝郎，江左應稱第一也。挈歸桑梓，助理蘋蘩，玉案談詩，金闈賭字，此樂正未有艾，惟恨故鄉何在，老父何依，倘得傳書鴿飛度太原，未必竟杳無消息。倘老父果猶在晉，暮年風燭，重睹明珠，不識若何忻喜，而儂亦主婚有人矣。疑佇未久，而仲堪適至，遂以此情相告。仲堪亦不與太守商，碧筠簾下，汲水煎茶，一曲瓶笙，冷冷人聽。仲堪因酒餘甚渴，思借此以滌煩襟者，詎太守促往認賊之役至，仲堪乃相與詢底蘊，役曰：

是差苦矣，幸而就獲，尚不負此行。始僅四役張王何趙而已，據老麻所供，賊在距朱仙鎮十里之某村，餘黨皆散處無定所，麻鞋就道，本類騙人。茅店問程，自稱估客，中以趙役最有膽識，互相謀於桑下，以張王兩役及餘赴某村。而趙役先至鎮店以覘動靜。約晚間聚於鎮上，歧途判藝，異地借驂，柳眠桃懶之天，麥漲秧分之路，午後已至某村。市集荒涼，人家寥落，不得已姑憩茗肆，而暗使張役訪鄉保。

鄉保非他，艾其姓福其名，正頓賊之主人翁也。為虎作倀，鄉人悉供其魚肉。聞我輩以盜案往，早泄風聲於群盜，而群盜遂相率至鎮店，以為護身符。春雷一聲，百蟲起蟄，不復再居故土矣。艾福為我輩東道主，談次力為村人辯，並云某業農，某業工，某業賈，曲折委瑣，如數家珍；盜口多誣扳，曷再鞠以求得實，諸君且返報，容某講線偵窩主，金玉錦繡，非村人所恒有。大而典質，小而市肆，苟能發見一二，便得探其崖略，沿流所至，必溯來源。此亦某應盡之責，諸君以為何如？嗚呼！既無空穴，何處招風，自歎為山，未曾覆篑，於是乃辭艾福至鎮。

鎮有夜市，而旅店輒與酒帘，俱白墮一觴，黃梁半枕，趙役已追蹤至。見餘等怒曰：「汝輩尚蘊蘊作莊周夢，獨不慮聞訊兔脫耶。我不早至鎮店，必將敗乃公事，此後風流雲散，全案又何從收拾。今幸盜黨先後蒞店，傍晚更來一老者，登樓聚議，置酒密談。店主人監視諸客弗外出，我固賄店伙行，恐將曉發矣，非疾騎請兵不能獲。」餘等亦述某村狀，趙役以後至者為艾福，而迫餘連夜緹城入。孤燈匹馬，啾啾鬼唱之聲；淡月疏星，蹙蹙神行之技；四小時馳四十里，至則堞樓戍鼓未四嚴也。急進署以聞，乃有千總官一，率兵一排隨餘往。

盜黨以事急不敢挾賊行，擬仍令艾福還村為留守計。我等至鎮店，晨光僅熹微可辨，而駕輕車就熟道，若輩均拔關出矣。趙與王、何三役，相候於中道，至此以兵圍前後戶，各躡千總官後，時也短襟窄袖，舞遍天魔，復室重廊，掘殘地煞，瀏亮公孫之長劍，從容光弼之短刀，千總官輕啣一聲，眾兵早排闥入，細荊巨硬，無一得免。竊怪艾福未與斯難，及千總官詳細研鞠，始知各賊在艾福所，艾福已夜歸潛易矣。店主人亦以知情同罪坐，逐店伙而扁之。於是督兵押盜再至某村，小橋流水，幾樹垂楊，雞黍昨宵，室邇人遠，不特我輩兵役瞠目相視，彼盜黨亦咄咄稱怪事。破扉而進，則牖戶軒敞，几案縱橫，廚下積灰猶未冷也。店主人曰：「老艾遁矣，物果亡否？」蜿蜒沿屋北隅入，階左有複壁，以手擊磚，啟門若圭竇然。蛇行矚之，已黑黓黓，空洞洞，無纖芥留矣。群盜縱聲詈老艾，必欲滅此而朝食。我輩詢諸鄰右，但云艾福素強暴，無一願與立談者，晚間見其踉蹌歸，破曉以一車載家具去。黃鶴既翔，青蠅誰弔，曲徑三叉之地，短扉雙鍵之家，有盜無賊，仍難歸宿，姑請千總官押群盜到署。留兵八人為我輩助。

自鎮至村，從公枵腹，經此波折，祇得購山芋為晨餐。偵騎四分，而駐兵入於社廟。舍南舍北均是桑麻，亭短亭長幾多蓬華，彼艾福蹤跡，如石沉大海，不可復究。自計何以覆命，諸人絡繹返社廟。最後趙役牽一車夫至，曰得之矣。此即為艾福移送器物者，以借為導掩，捕固極簡易，田塍繚曲，村落參差，樵夫山麓之吟，漁父溪流之語，無不隱約入畫，至則一石堡也。凡劉氏皆聚族居，艾福因與其族有連，故得分一席之地。眾兵紛繞，若臨大敵，堡民推族長來質，趙役為述約略，堡民曰，非其種者，鋤而去之，遂啟岩引兵入。於是艾福及眷屬始就縛。

填箱委燕，充韌中閨，辟而視之，燦然鏤花刻彩者，黃金也；瑩然翹邊細紋者，白金也；累累然滿盤錯落者，珠也；溫溫然比石潤澤者，玉也。紅者知其為珊瑚，碧者知其為翡翠；組織細緻者，知其為文綺；裁剪熨貼者，知其為錦繡。冬裘夏葛，女烏男冠，所在俱備。我輩一一收注畢，攜賊驅艾福行，昨晚八時到署，已由發審委員逐訊。明後日當可定讞，但賊多單少，必須親往檢視，我尚到有公務，請速赴署接洽，上官待公子久矣。

銜杯進茗，吸管噴煙，移時乃一笑辭去。仲堪謂珍娘曰：「狡哉，此盜危哉，此賊也，若輩深入虎穴，始得虎子，雖奉長官命，然焚巢覆卵，其計劃固自井井。我既無此損失，當撥百金為若輩犒，實嘉俠氣，非買歡心，若輩倘稍一委蛇，則鳥跡獸蹄交於四境矣。」珍娘深贊仲堪。仲堪遂復謁太守，似曾相識，當年飛去之蚌，若不勝情，何處歸來之鶴，匹夫無罪，懷璧其罪，挾重貨而涉遠道，殆猶樹高幟以招暴客耶。太守為仲堪賀，仲堪復向太守謝。太守置酒向仲堪，並欲為仲堪一敘情愫，乃招徐司馬與仲堪閒話，親將餘賊發祥符縣符領。

晶簾動處，滿架薔薇，魏紫姚黃，移根於洛陽者三五本，膽瓶瑩徹，疏落插婪，尾春數枝，集書為屏，磨銅作鏡，琳瑯滿壁，皆乾嘉間名人舊作。琴囊棋匣，位置天然，身入其間，撲去俗塵數斛矣。此為太守讀書所，每與文人韻士觴詠其間，或聯詞句或擊詩鍾。老子興復不淺，以仲堪珠輝玉潤，望之如神仙中人，賢主嘉賓，特開東閣，酒饋既具，太守乃幅巾輕裾而至。並攜垂髫兒一，尊仲堪為世叔。四人開瓊筵，飛羽筋，咳唾生風，令人忘倦。太守戲謂仲堪曰：「珍娘亂頭粗服不掩其美，世兄賞鑒匪虛哉。劉碧玉偷嫁汝南王，未嘗不譜為豔史，若令篤糟糠之愛，恐老清芬世德，未足繼美也。」仲堪謝曰：「聞珍娘為楊氏女，其父聽鼓於晉，渠擬以尺素往探，而苦無借徑，世先生晉有故舊否耶？」太守曰：「世兄姑請珍娘備函來，弟當設法代達，此事果確，亦係美談。他時玉潔冰清，爭迎簪紓，花嬌柳嬋，重拜氍毹，弟當要徐可馬為冰上人何如？」仲堪遜謝，並請儲衣飾於太守所。金谷屢罰，玉山已頹，仲堪與太守別，就近往晤珍娘。珍娘尚跌坐燈前，拈著紅繡鞋兒占卦也。